

乐 齐 • 编

# 叶圣陶日记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叶圣陶日记

● 乐齐编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叶圣陶日记**

乐 齐 编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平遥县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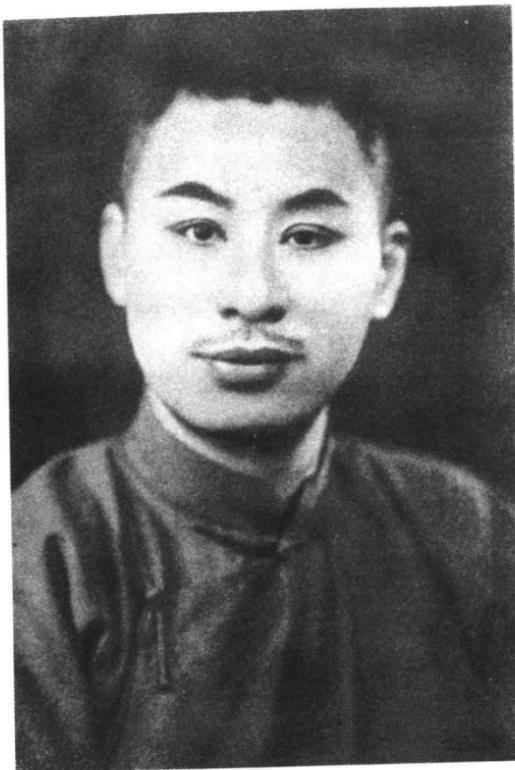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875 字数:292 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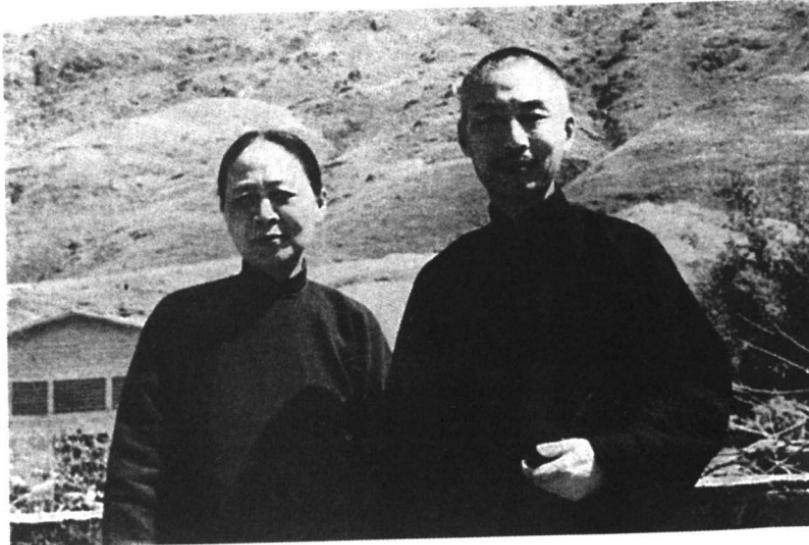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440—1186—0  
G·1187 定价:15.00 元



1933 年的叶圣陶



1949 年 2 月,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摄于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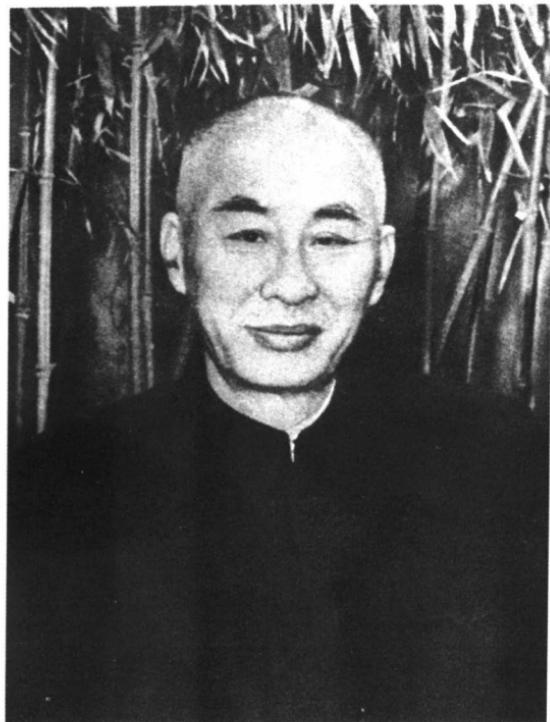
叶圣陶(右二)与王伯祥(右一)、  
顾颉刚(右三)摄于1911年。

《圣陶日记》的封面样，  
(作者自己设计题字，1910  
年)。

庚戌十月初一日起  
一九一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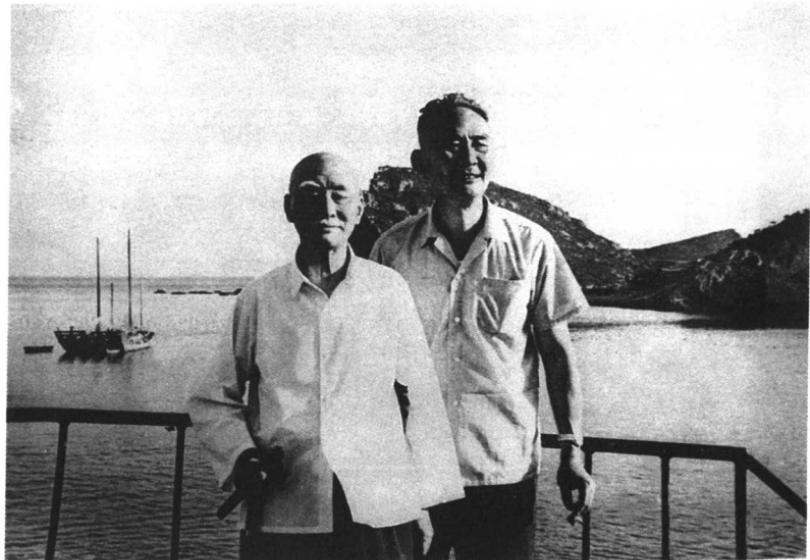
叶圣陶手迹

是天正末年時、日暮益田為萬葉學等之門徒  
令還都勤事第一日、而今日是第二日也。此日  
早食畢利陽往會合。主事吉野守、御馬頭  
吉野守、不遠不遠游好子、近也。此日之次故  
後、他處遊不、不遠不遠游好子、近也。此日之  
律師、不等防斷聞。明訓。此事又不可不等  
御馬頭。吾等學校經理則。此事。此事。此事。  
地人有餘歸。君侍。屬局。欲盡。此事。此事。



五十年代的叶圣陶

与叶圣言摄于七十年代末





叶圣陶摄于八十年代初



叶圣陶与少先队员在一起

# 编 者 的 话

用“言为心声”描述日记的文体特征，大概是最为恰当的。

除了写作时就想着要发表或为了发表而写作之外，一般来说，日记是作者的心灵私语——写自己，自己写，写给自己看。凡记日记者，下笔之时，大约极少顾及或顾忌所记所写的社会效果。事实上，大部分日记，很可能作者是唯一的读者，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读者限定在极小的圈子内。

因此，日记堪称最大意义上的个性化写作。它的最大特点便是一个“真”字：关于自我的实事，真情，实感。

向内的自我回溯也好，向外的人我之间的交流也罢，贵在一个“真”字，也难得一个“真”字。就因这个“真”，日记便有了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特殊魅力。

况且，作为作家，作为文化人，作为有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因其知识结构和生存方式的缘故，更具有敏感、多思的特点，具有自我意识、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特点。面对同样的人或事，所感所思往往比一般人要多，细，远，深。所以，作为文化人的作家，他们的日记的内涵便格外丰富，情思细微，意味深远。

至于中国现代作家，他们身为文化名人，参与社会、干预社会的时期，正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巨变，思想革新，学术文化演进，风俗习惯移易等，无疑在现代作家的日记中会有直接的反映或间接的折射。现代作家的日记也就具有了中国历史转型期的记录与见证的史料价值，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价值，并因其视角独特、不可多得而弥足珍贵。

现代作家个性鲜明，自成一家，卓尔不群，以大气度、大手笔写日记，自会显得不事修饰，无意加工提炼，但却具有简约质朴、天然浑成的本色。落笔行文，超然于创作著述的规范之外，一任生命之泉自然流淌，或洋洋洒洒，或两语三言，其聪慧，其机敏，其修养，其学识，其才气，其情性，尽在字里行间，言语有尽而意味无穷。

朱光潜在一篇题为《日记》的文章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我们都有浓厚的好奇心要窥探自己的深心的秘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秘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们博取同情也寄予同情。我们惊喜发见旁人与自己有许多相同，也有许多不同。这世界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却也不是一个陈腐单调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记日记与读日记都永远是一件有趣的事。”

翻检现代作家日记的些许感触，成为触发我们编辑这套《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的由头——美妙而难得的阅读体验，总愿与同好共享。

本丛书的编辑，注意到以下几点：

一、入选范围为我国现代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知名作家或文化名人。

二、从作家及文化名人留存于世的日记中选择文化价值大、可读性较强的部分，按时间顺序编辑成册。

三、尽量保持日记原貌，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对个别不符合规范的文字、标点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

四、注释以少而精为原则，主要解决难度较大的阅读障碍。

五、每册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前言，总论本册作者的日记概貌及其特色与价值，偏重于学术性，以供读者参考。

陈漱渝 李文儒 1997.5.

---

## 前　　言

提起中国现代作家的日记，我们自然会想到叶圣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他与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一起，是当之无愧的日记大家。他常年坚持日记写作，留下了十分丰厚凝重的日记著述。

—

叶圣陶（1894—1988），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中学毕业，当上小学教师，从事教育工作。从1913年开始写作文言小说和诗词，在《礼拜六》、《小说丛报》等报刊发表，开始了文学活动。“五四”运动前，改用白话文写作，投身于新文学创作。1921年初，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创作中，认真实践“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成为该会骨干成员。1923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参与《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妇女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工作。30年代，主持开明书店编务，并从事语文教学和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他的主要文学活动在20、30年代，有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抗争》、《四三集》和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以及大量散文、诗词、文论等。抗战爆发后，携家入川，先后定居乐山、成都等地。1939年日寇对乐山狂轰滥炸，作者住所被炸遭焚。抗战胜利后，乘坐木船，自重庆返抵上海。在上海居留三年，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并参加当时的民主

运动。1949年初，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绕道香港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长期定居北京，在出版和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80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逝世。

## 二

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末，除20、30年代日记写作中断约20年以外，叶圣陶用日记给自己近60年的生括经历作了生动的写照。他曾出版日记集《日记三抄》，并在《新文学史料》等报刊上发表日记多种。90年代出版的26卷本大型文集《叶圣陶集》，第19至23卷即为日记，共收日记作品157万字。但这远不是叶圣陶日记的全部。该书对这位作家的日记只是摘收、节选；因种种原因，还有多于此字数四倍至五倍的日记作品未能收入集中。由此可见叶圣陶日记数量之巨大。作者生前把自己的日记编定为四个集子，分别题名为《圣陶日记》、《西行日记》、《东归日记》、《北游日记》。

《圣陶日记》是作者的第一部日记，始记于1910年10月2日（作者16岁生日之次日），止于1916年5月14日，长达五年半之久，共约42万字。本书首篇《辛亥革命前后》，就是从这部日记中节选的。

《西行日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生活的实录。作者的原稿共写了13册，自1937年底从汉口溯江入川开始，一直记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15日止。但日记的前五册在1939年乐山大轰炸中被焚毁，致使这部日记的前半部残缺不全，保留下来的只有1939年5月以后的日记。在这一段时期内，作者先在乐山武汉大学执教，后来迁居成都，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本书所选《成都近县视学日记》和《蓉桂往返日记》，就是从这部日记中节选的。

《东归日记》自1946年1月16日携家乘坐木船出川东归上

海起，止于 1949 年 1 月 6 日离上海北上解放区止，历时三年，共 23 万字。日记详尽记叙了自重庆至上海这一段惊险奇特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水上漂泊生涯；又完整地展示了沪上三年的生活历程。在上海的三年，作者在开明书店主持编务，又替代前去美国的老舍主管全国文协的总务；与文艺、学术、教育、出版各界人士交往频繁；同时，也积极参加沪上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这些，都在日记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本书的《东归江行日记》和《在上海的三年》，都是从这部日记中节选的。

《北游日记》是作者后半生日记的总称，起自 1949 年 1 月 7 日乘船离沪北上，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止于 1988 年逝世之前。这部将近 40 个年头的日记，据叶至善的估计，字数“应该在四五百万字之间”。当初离沪之时，以为此次北上，只是一次较长的旅行；等开完会，局面改观，还要返回上海，重操旧业。谁知一去就是 40 年，从此长住北国。虽然定居北京，但《北游日记》这个名字却沿用下来，直到最后。这部日记时间跨度最长，内容也最丰富多彩。其中既包括作者 50、60 年代在出版、教育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的工作和生活写照，也记载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更留下了粉碎“四人帮”、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欢愉心境。作者晚年的生活情景，在日记中得到了真实、具体而又鲜活的反映。本书的《北上日记》、《旅印日记》、《内蒙日记》、《1976 年秋冬日记》以及《烟台旅行日记》，都是从这部日记中节选的。

### 三

叶圣陶日记是历史和时代的剪影。他的日记最显著的特点，是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精神。日记作者擅长于运用简洁平淡、朴素无华的文字，娓娓动听的叙说，在个人经历闻见和日常生活的记叙中，侃侃而谈地呈露出当时政治的动向、时局的进展、社会

的风貌；从而摄下了革命运动的画幅，录下了时代前进的足音，留下了历史真实的身影。

就拿《圣陶日记》来说，它记的是 1910 年至 1916 年间的个人生活，但却生动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五年间社会和现实的真情实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武昌起义、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一个时期。对作者来说，这段生活也是一个转折期：由一个中学生而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他最早的文言小说创作，也是在这几年中完成的。日记把青年叶圣陶的思想、学习、工作、交游，与剧烈变幻的时局巧妙地结合起来，把日记主人公的社会生活与现实历史紧密地串联糅合在一起，既写出了个人的生活史，也描绘了历史的进程。1911 年 10 月 12 日，即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日记中这样写道：

课毕后阅报纸，见专电栏中有云：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相应，推黎元洪为首领，则协统也。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此事也，甚为迅速与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武昌据天下上游，可以直捣金陵，北通燕赵。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矣。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

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对这次革命的期盼之情。而到次年的 2 月 16 日，当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当选为大总统时，日记愤慨地写道：

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要求优待，要求厚礼，无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今果堕其术中，又复莫之奈何，乃

多方运动，使之任总统之职。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更可恶者则为参议院，选举而可预先约通，则何必选举哉？此中人大半皆清廷政界走狗，今则改面易目，居然民国议员，可鄙！于此一思，令热心人长灰心之念……

这又多么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对袁世凯篡政窃国的愤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失望和忧虑。对时局的诸如此类的评述和论说，在日记中是俯拾可见的。所以，《圣陶日记》清晰地勾勒了在时代巨澜冲击涤荡下，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凝聚着厚实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而其中的《辛亥革命前后》则突出地表现了对这次革命的衷心欢迎和高度关注以及对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党”的敬仰和拥戴。在 80 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它，使读者对那个时代增添了许多活生生的感性认识。

40 年代在四川、上海、香港的日记，以及建国后的日记，同样也是从个人生活的记叙中，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使读者感到历史脉搏的跃动，感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如《乐山被炸日记》和《蓉桂往返日记》，都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生活作了扫描。前者以自家住所被炸遭焚的经历感受作为线索，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切憎恨；后者则以蓉桂之旅为贯穿，着力描画了当时交通状况的混乱落后，暴露国统区的腐败黑暗。《北上日记》全文三万余字，详尽记录了离沪绕道香港抵解放区，最后到达北京参加新政协的全过程。整篇日记通过行旅中生活细微的描写，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种喜悦欢快之情。这正是作者迎着胜利曙光、面对伟大新纪元前夕的心理折射。建国后的《旅印日记》，

记录了 1956 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的盛况。《内蒙日记》则是作者外出视察旅行的写照，歌颂了日益变化的内蒙农村牧区的新事物新气象，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表现出由衷的高兴。《1976 年秋冬日记》正值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之际，正如作者在日记的最后一页——1976 年 12 月 31 日——写的那样：“夜餐时全家围坐小饮辞岁。今年为变化极大之一年，而结果则举国欢畅，此可记也。”这“变化极大”、“举国欢畅”的景象，正是 1976 年秋冬日记的主题。它记录了新时期开始时作者及其全家以及全国人民喜庆欢畅的动人局面。

#### 四

在日记学的分类上，叶圣陶的日记属于排日记事体类型的日记。这种类型的日记，一般来说只是为了录事备忘，留存史实资料，留待来日查阅检索，而不是为了发表和出版。这种类型的日记，根据其记事的繁简详略之差异，可划分为简式和复式两种。那种记事至简、叙述极略，只录当日生活梗概而不作具体描述和说明的日记，称为简式记事日记。如《鲁迅日记》，就属于此类。而那些篇幅较长，记事稍详，对所记事和物略加阐述发挥的日记，称之为复式记事日记。叶圣陶的日记，就是这类日记中富有代表性的一种。他的日记记事较为详尽具体，除了叙事，还有描写、议论、抒情。因此，他的日记容量更为丰满充实，文学色调更为浓郁强烈。现以《东归江行日记》中船过三峡一段为例；加以说明。

晨以八时开。过滩不少，皆无大险。晴明无风。意较闲适。闲望两岸，总之如观山水画。仍与芷芬、士懿饮酒。

午后三时抵新滩。今日众心悬悬，为此一滩。将到

时，即闻水声轰轰。此滩洪水期较好，枯水期危险。通常过此滩，改请当地舵工驾驶，乘客则登岸步行。而我舟之舵工李姓尤姓以为可以胜任，不须别请，乘客登岸则不敢阻挡。于是众皆登岸，唯留三官亚南数人于舟中。母亲与墨皆乘滑竿，三午由一十余龄少年驮之。余与其他步行者循沿岸石路而行。处身稍高，下望滩势，悉在眼中。此滩凡三截。第一截最汹涌。礁石栏于江中，水自高而下，有如瀑布，目测殆有丈许，未足为准。第二三两截则与其他之滩无异。我舟顺水流而下，一低一昂之顷，即冲过第一截，有乘风破浪之快。三官亚南扬手高呼，岸上诸人亦高呼应之。我辈行抵滩尾，舟已泊岸。风势转急，云今日不能再开矣。

母亲登舟，跳板两截不胜重载，由老李驮之涉水，船上四人提而上之。念行程才及四分之一，此后上岸登舟，次数尚多，老母不便行履，殊可忧心。

四时半进晚餐，一部分人上岸借小店宿。入夜风益狂肆，吼声凄然。篷皆张上，且幔油布，乃如无物。寒甚，小孩闹甚，余又未得安眠。

这是 1946 年 1 月 12 日的日记。抗战胜利后作者欲东返上海，但正如《东归江行日记·小记》中说的那样：“那次乘木船出川完全是不得已。飞机、轮船、汽车都没有我们的份，心头又急于东归，只好放大胆子冒一冒翻船和遭劫的危险。”于是，租雇两艘木船，作者携老母妻孥七人以及开明书店同人及家属 50 余人，冲波顶浪，在长江水面作了 47 天的漂游。本篇所记，正是木船冲渡西陵峡时惊心动魄之一幕。这段长 600 字的日记，用极其凝炼传神之笔，时而怡然自得地饱览大江两岸之风光，时而摹状三峡航道之险恶，时而抒发内心的烦忧愁虑，时而渲染船舱内

气氛之恶浊喧闹。把叙事、描写、抒情巧妙地熔于一炉。既吟诵了祖国河山之壮美，也抒发了自己复杂多变的心情。

本书所选《乐山被炸日记》，也是一篇典型的复式记事日记。它描述了 1939 年 8 月 19 日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当时，叶圣陶在武汉大学（在乐山）执教，大轰炸前正好离家去成都讲学。大轰炸的当天日记这样写道：“闻人言今日炸乐山，大惊恐，心绪麻乱”，“观夜报，谓敌机迳袭乐山，有三十六架。城内城外俱投燃烧弹爆炸弹，多处起火。呜呼，此可惊之消息何堪入目乎！”次日，8月20日，匆匆返回乐山。一路上从逃难者口中听到各种传说，时而“余心略慰”，时而“余心碎矣！种种惨象涌现脑际，不可描状，念人生至痛，或且降及吾身”。及至得到确凿消息：在熊熊大火之中，在炸弹与机枪爆炸扫射声中，全家人夺门出逃，居然平安脱难。这时，“余乃大慰，人口均安，身外物尽毁亦无足惜矣”。接着进城会见了遭劫后的全家老少，相顾惊喜。经过这场九死一生的磨难，日记感慨地写道：“得脱于火灾与机枪之厄，实为万幸，天之厚我至矣。”日记通篇随着大轰炸的紧张激烈，从多视角烘染衬托出作者心情的急剧变换。写得绘声绘色，如闻其声，如履其境。如果说《东归江行日记》是一幅情景交融的旅途写生诗画；那么，《乐山被炸日记》则是一曲声色兼备的交响奏鸣曲。两篇日记都用简赅洗练的语言，绘制了抗战前后真实的时代图景，成为现代日记史上独具特色的记事日记佳作。

乐 齐

1996 年 12 月